

# 论孙犁大师的散文艺术

来 华 强

(河南教育学院 中文系, 河南 郑州 450014)

[作者简介] 来华强(1957-), 男, 河南洛阳人, 河南教育学院中文系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摘要] 在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20年间, 孙犁创作并出版了10种散文集。这批杰出的作品, 奠定了孙犁一代文学大师的牢固地位。在这批作品的写作中, 孙犁提出并实践了散文创作要以“理”取胜的观点, 认为散文的生命在“理”而不在“诗”, 确认了“理”在构成散文诸因素中的统领地位。这种对“理”的强调和表现, 铸就了孙犁散文艺术突出的特质; 同时, 孙犁的语言也相应地达到了一种具有典范意义的高级境界。虽然现在或许还不是孙犁的时代, 但大师的散文艺术, 定将在未来的文学史上, 以其独具的美学品格而熠熠闪光。

[关键词] 散文艺术; 理; 韵; 美学品格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6)03-0298-07

—

宁静致远、人淡如菊, 早年以清新明丽的小说《荷花淀》蜚声文坛的作家孙犁, 在“十年荒于疾病, 十年废于遭逢”之后, 在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20年间, 在疾病和衰老的情况下, 却创造了一个文学史上的奇迹。他以孜孜不倦的精神, “展吐余丝, 织补过往”, 在新时期的文学园地中, 默默地笔耕着, 为读者奉献出了《晚华集》(1979)、《秀露集》(1981)、《澹定集》(1981)、《尺泽集》(1982)、《远道集》(1984)、《老荒集》(1986)、《陋巷集》(1987)、《无为集》(1989)、《如云集》(1992)、《曲终集》(1995)等10种散文集。这批约130万字精心的散文创作, 对于作家本人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来说, 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正是因为这批杰出的作品, 终使孙犁在“大道低回”之中, 从优秀的作家进入到了我国20世纪为数不多的包括“五四”作家在内的一流作家的行列, 奠定了孙犁一代文学大师的牢固地位; 同时, 这批杰出的作品, 又“大味必淡”, 无论比之于作家文革前的手笔还是当今文苑中的散文创作, 均显示出了一种独特的韵味和新的风度——早期荷花淀上的明丽氤氲被艰难时世中的人生忧患所取代, “引人感奋的激情淡泊了, 沉淀了, 发人深思的哲理气息浓厚了”<sup>[1]</sup> (第332页), 美在于真, 真就是美, 属辞行文, 因理而深沉、而幽远、而凝重、而遒劲。诚如作家所说: “现在还有人鼓吹, 要加强散文的‘诗意’。中国古代散文, 其取胜之处, 从不在于诗, 而在于理。它从具体事物写起, 然后引申出一种见解, 一种道理。这种见解和道理, 因为是从实际出发的, 就为人们所承认、信服, 如此形成这篇散文的生命。”<sup>[2]</sup> (第467页) 孙犁在《致海南黄宏地》中说: “中国的散文, 都是有所为而写的, 作家在阅世之余, 常常思考着一个问题, 一个道理, 从一篇文章中, 把这个道理揭示出来。这个道理, 常常是通过一件事, 或一个人物表现出来。这个道理并不是高不可攀的, 更不是玄之又玄, 凡夫俗子所不能理解的。恰恰相反, 这个道理常常是一个浅而易见的道理, 人

人体会过的，充满人世之间的，但还没有人这样通俗地、明确地提出过。”

在这里，作家以古论今，提出了散文创作要以“理”取胜的观点，认为散文的生命在“理”而不在“诗”，确认了“理”在构成散文诸因素中的统领地位。这种对“理”的认识和强调，构成了孙犁散文艺术的突出特质和重要的美学品格，它既是对若干年来散文创作片面追求“诗意”倾向的纠正，又是对当今颇多“软性”散文创作的有力警戒，从而对当代散文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孙犁在上世纪80年代末出版的散文集《耕堂读书记》，我以为是大师多年来潜心读书，远瞻历史、近察现实的思想结晶，集中代表着大师散文艺术的至高境界。本书所收40篇读书记，不仅在体裁形式上为当代散文创作开出新路，而且在思想深度上令人叹为观止。这是真正形散神不散的上乘之作，非有深厚的学养功力而不能为。作者借读书记这种形式，披沙拣金，烛微显幽，历史与现实呼应，叙述与议论并进。谈古人古书，说今人今事；道人物与时代的关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言道德伦理情操，立命修身作文；剖析创作与欣赏中的种种疑难，给出肯定的一家之言。文思流动，随物赋形；刀不虚奏，切中肯綮。深邃精密的识见闪烁于字里行间，宛如山阴道上，奇石佳木，令人目不暇接。比如作家谈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这一数年来争论不休的问题，干脆化繁为简，采用当年鲁迅先生“估《学衡》”的办法，对某些人的心态也“估”了一下：

在作品中，政治可以淡化，生活也可以淡化，但作家的生活欲望，不能淡化。住房，坐汽车，安电话，自己解决不了，还得给省长、市长写信求助。作品，希望得个头奖；团体，希望当个理事；室内，悬挂奖章、证书；机关，争取评上高级职称……这些都与政治有关，作家本身的政治，也淡化不了，而且，有越来越浓化之势。

——《买〈汉魏六朝名家集〉记》

这就叫一针见血，使人感到撕下假面后的痛快！而“从文场进入官场，这是历代文人，无可争议的，一贯的醉心之路。这种道路，已经不是政治侵略文艺，而是文艺侵略政治了”。作家的观点是：“李斯的《谏逐客书》，贾谊的《过秦论》，诸葛亮的《出师表》，通篇都是政治，却是千古流传的名文”，“作品品格的高下，不在作品里有没有政治，浓淡如何，而在于作者的用心”。这些话于对时事的评论中满含善意的引导，真知灼见，令人信服。在《能静居士日记》中，作家谈到太平天国的悲剧时说：“天朝以互相猜忌自相残杀，遂使大业倾于将成，金田起义时灿烂众星，纷纷陨落。千百万农民战士，顿时风流云散，十四年争战经营，一旦土崩瓦解。狂澜既止，龙虎无据。忠王末路，哀言求生。此千古大悲剧，志士仁人，扼腕痛心，无可奈何者也。将革命大义，幻为私利者，当负此责乎？自我得之，自我失之矣。”“曾、左之徒，初以封建道统号召地主子弟反抗异端，而旷日持久，未见成效。终以天国内讧，乃告功成。此非曾、左封建道统之胜利，乃洪扬本身封建道统之胜利也。历史如此嘲弄，人民可不知畏乎？”这些话，对于历史经验的总结，明察秋毫，何其沉痛！在《买〈饮冰室文集〉记》中，作家站在历史的高度，从人与时代的关系上对梁启超先生的一生所为作了深入的评价，其知人论世之深，其感情之深厚凝重，堪称当代最好的人物品藻文字，具有强大的感染力量：

这一天才，也只是时代的产物，命定要随时代而消亡。他的中心政治思想是君主立宪，民权革命。当这一思想在广大人民头脑中沸腾之时，他能乘其兴会，翱翔天际，为人景仰。然而政治潮流，是不断前进的，辛亥革命，他已经有些落漠，当社会主义兴起，冲激中国思想界的时候，他的文章就黯然失色，再也没有过去的活力。对于政治思想上的一些辩论，他显得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理屈词穷，悄然息影。

时势推移，年月无情。展读其书而念其人，于我心虽不无戚戚，然忆及海禁初开，国家危亡之际，仁人志士，爱国心切，忘我无私，声嘶力竭，又不胜其感激追慕之情也。

再如《买〈章太炎遗书记〉》短短尚不足3000字，作家就以强劲的腕力，木刻般的线条，把章氏一生的道德品行、学术造诣、风姿神采、大节未流浮雕般地凸现出来，不仅表现出对章氏的敬重，对其著作的“虔诚尊教之心”而且还表现出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高度的辩证认识，为读者提供了正确评价历史人物

的科学方法。尤其那段关于“名人”的议论,充分显示了作家洞察纷繁的历史现象,善于抽出本质加以概括的能力:

然名人都有时代的特点,为历史所铸造,与英雄同。当其一旦成为名人,则追逐者日众,吹捧者日多,军阀官僚商贾皆争先利用之。或赠以高楼,或赠以骏马。黄金不求自得,美女纷至沓来。于舆论优势之外,往往亦得实利。本人亦以不同凡俗自居,人之阿谀,不以为怪,人之厚赠,以为应当。日久天长,主观客观上,名存实亡,变成偶像。言行不顾,见利忘义,有些名人,遂成为不名誉之人。名人既败,毁之者亦众,过去誉之者,必转而造谣,投井下石而后快。此名人兴衰之通则也。

真可谓酣畅淋漓,力透纸背,未经人世忧患的人决不能写出这样切中肯綮的文字。历史名人之兴衰,堪为今日现实之镜鉴,使人醒悟到在人生的升迁沉浮、沧桑移变中,要置心淡定,自尊自重,做“根基牢固者”,而不可投机取巧,沽名钓誉、忽起忽落,成为“流品脚色”。有意思的是,若使此文与鲁迅先生后期的两篇名文《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和《因太炎先生想起的二三事》并列,当可构成鼎足之势而交相辉映,由此也可窥见孙犁对鲁迅先生的崇敬师承以及新时期散文所达到的高度。

作家多年来还以《芸斋琐谈》为总题目陆续发表了一系列议论散文,堪称为表现着孙犁对于社会历史人生深刻感悟的思想珍品。如在《谈谅》中,作家有感于十年动乱造成的不正常的人际关系,阐发了伟大哲人孔子思想中的一个“谅”字。他以鲁迅先生当年对日本左翼作家在高压下突然转向的客观分析,以对王国维、罗振玉等有争议的历史人物的辩证评价为例,论证了这样一个观点:“人类社会之所以能维持下来,不断进步,除去革命斗争之外,有时也是互相谅解的结果。谅,就是在判断一个人的失误时,能联系当时当地的客观条件,加以分析。”当然,也必须学会判断:“何者可谅,何者不可谅。一味去谅,那不仅无补于世道,而且会被看成傻子,彻底倒霉无疑了。”这是考察了历史教训的真知灼见和肺腑之言:小至家庭,大至社会,如果缺乏“谅”的精神,要想安定团结,发展进步,是决然不可能的。在我们今天为提高民族的道德水准作出的种种努力中,在人际关系间正确而大力地倡导“谅”,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谅”的提出,既有作家对风雨十年中人际关系的痛切体验,又有对未来社会发展的无限期望,表现了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宽广的襟怀,远大的眼光和对国家、民族的高度责任感。其它如《谈妒》《谈才》《谈名》《谈谏》《谈慎》《谈友》等等,均骨力苍劲,议论深刻。有的勾画社会心态,谈论立身行事;有的陈述人生体验,总结历史教训;其理也深,其境也远,使人读来,有同智者长谈,如坐春风之感。

针对文坛上的一些不正常现象,作家表示了忧虑和关注,陆续写下了一批词锋犀利的杂文小品,陈述看法,针砭时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针对有些刊物把作家请进高级宾馆,“日供三餐美食烟茶水果,为刊物创作‘头条’”的现象,孙犁正确指出:“创作贵有襟怀,有之,虽绳床瓦灶,也无妨文思泉涌;无之,虽金殿皇宫,也无济于事的。”<sup>[3]</sup>(第150页)针对创作中某些写人物“亦好亦坏,亦英雄亦不英雄”强调“复杂的性格”的倾向,孙犁一语中的:“人为的简单化固然可以产生概念化的作品;人为的复杂化,同样也会产生概念化的作品。”“所谓典型,其特征,并不在于复杂或是简单,而是在于真实、丰满、完整、统一。复杂而不统一,不能叫做典型,只能叫做分裂。”<sup>[3]</sup>(第146页)作家厌恶文坛上那些庸俗吹捧的现象,他把吹捧者比作抬轿子和吹喇叭的,给予辛辣的讽刺:“前呼后应,一唱一和,举足有度,踢踏中节。”“他们的调子越来越高,花腔也越来越多,一直吹到新人入洞房。如果是丧事,则一直吹到死者入了坟墓。”作家严肃地说:“庸俗的吹捧,只能助长作家的轻浮,产生哗众取宠的作品。”<sup>[2]</sup>(第351页)

作家还以渊博的知识、精深的学术见解,参与探讨了新时期文学界出现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如正值通俗文学实际上有不少庸俗文学在社会上广为流布的时候,孙犁写下了《谈通俗文学》。他以深厚的学力,敏锐的目光,论列了中国文学史上通俗文学的滥觞、形式沿革、成败得失,以中国古典名著为例,指出:“任何艺术,都需要通俗,都需要雅俗共赏,通俗文学,不应该是文学作品的自贬身价的口实。”而目前的通俗文学的特点,“不在于形式上的仿古,而在于内容的陈旧,还谈不上什么新的内容和新的创造”“目前通俗文学的流行,与时代思潮模糊,密切相关。”“这与其说是文学上的一次顿挫,不如说是哲学上的一

次顿挫。”这就从理论的高度，鸟瞰了通俗文学的流行，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廓清了一些有关通俗文学的是非论争，为通俗文学的正确发展指明了道路。与此相关，孙犁在《小说与色情》这篇文章中，从思想史和文学史的角度，高屋建瓴，论述了我国传统哲学思想和历代严肃的作家对待文艺作品中男女关系描写的严肃态度：“都是限制的，不是放任的；都是含蓄的，不是露骨的；都是宁缺毋滥，不尚繁琐渲染的”，以极大的说服力，有力地批评了近年间在一些文艺作品中露骨地描写色情以取悦读者的现象，指出像唐宋传奇作者那样，“尽心于艺术，忠实于生活，赋予男女人物以更高尚更美好的形象。这种作法，在任何时代，都是应该提倡，应该受到尊重的”。这两篇文章，在理论上，具有极大的概括性和逻辑力量；在文字上，举重若轻，雅俗共赏，堪称是以散文的形式道学术问题的力作佳篇。

多年来孙犁还写了不少文学短论、随感札记，为一些集子写了序言，发表了一些给友人的信，这些文字，因小及大，深入浅出，以对社会人生、文学艺术等诸多问题的真知灼见而益人神智；有些思想，不仅对今日文坛现实有强烈的针对性，而且也将以深刻的经典意义镌刻在文学史上。孙犁的这些文字，大部分收录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孙犁文论集》中。

## 二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孙犁作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散文名作《鞋的故事》，却是作家另一类优秀散文的代表。它乍看来不过只是截取了生活中一个普通的片断，朴实无华，娓娓道来，看似毫无深意存焉，也没有什么明确的立意可寻，并没有提出或解决什么具体的问题，但为什么一读之下，便使人的心灵受到某种力量的感召，久久沉浸在一种强大的美感之中呢？显然，孙犁的这一类散文名作，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应该如何正确而深刻地把握散文中的立意，如何正确而深刻地理解散文中的“理”？

详读此文便不难发现，孙犁的确实践了他的“以理取胜”的观点。问题是长期以来那种沿着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的路子，去寻找钩取散文立意的欣赏习惯，限制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不能在更高的层次上对“理”作出正确的理解。其实，散文中的“理”，既可以凝聚在某一个明确的立意上，也可以是一种心境，一种意态，一种氛围，一种饱含着丰富的人生感、历史感的哲理意蕴。这种深层的意蕴，融作家的道德襟怀、气质修养、阅历体验、才胆识力为一炉，既很难说得出道得清，又分明体现着作家的人生观、世界观；既无踪迹可求，又汨汨流淌于字里行间，挈领着整体上的美学风格。这种深层的哲理意蕴就是“理”，能够表现出这种哲理意蕴的作家才是一个真正成熟的作家。这样的文字，常常具有一种强大的感发力量，使人陶醉于浓浓的意蕴之中，透过具体的对象或事件，穿过有限的形式和内容，触发了对于整个人生，对于整个人类历史的感受和领悟，从特殊走向一般，由具体而达到抽象。这正是艺术欣赏中的高级境界。假如对《鞋的故事》能作如是观，问题便迎刃而解了——现代物质文明的突飞猛进，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命运、遭际和心灵。洪波涌起，江河奔流，难免泥沙俱下。毋庸讳言，一些传统的、纯朴的东西正在被侵蚀乃至渐次消失，这不能不使敏感的作家在欣慰中感到忧虑，在浓浓的怀旧中眷恋着那正在逝去的美好。于是，作家以小小的“家做鞋”为契机，深情呼唤着纯朴温暖的人际关系，展开了对农村中女孩子们命运的深切理解和关注。我们知道，作家是特别擅长刻画农村妇女形象的。这是因为，如作家所说：“我在农村中遇到过的那些妇女，她们并没有多少学问，但她们都能直觉地认识到斗争的实质。她们总是那么奋发、乐观、勇敢，特别是那些青年妇女。为了解放斗争，情愿献出自己最心爱的人：丈夫、儿子、情人，献出她们全部的爱”，“我从小是在农村长大的，在战争、工作中和她们接触的也最多。我比较熟悉她们。另外，在描写妇女方面，我们的文学传统也给了我一些影响”，“那些妇女内心的柔情，性格上的刚毅，不值得作家细心地表现出来吗？”<sup>[4]</sup>（第12页）1982年，作家在给铁凝同志的一封信中，表达了一种对于女性命运的更为深沉的理解：“二十多年里，我确实相信曹雪芹的话：女孩子们心中，埋藏着人类原始的多种美德！这些美好的东西，随着她们的年龄增长，随着她们的为生活操劳，随着人生的不可避免的达尔文规律，逐渐减少，直至消失。我直到晚年，才深深感到其中的酸苦滋味。”<sup>[3]</sup>（第114页）丰富

的阅历,使人生体验变得如此深沉,历经坎坷的作家,已经不像早年那样,“用的多是彩笔,热情地把她们推向阳光照射之下,春风吹拂之中”<sup>[1]</sup>(第 531 页);而是在人情物理的描述中,自然贯注着一种历史流变,人世沧桑之感。对以往纯朴的战斗生活的回忆,对农村少女小书绫的深情描绘,对她所送“家做鞋”的格外珍惜,都寄托了一种深沉的人生感喟:“那里的大自然风光,女孩子们的纯朴美丽的素质,也许是永存的吧。”是啊,但愿曾经纯朴的永远纯朴,但愿曾经美丽的永远美丽,这正是现代人在声光化电的现代物质文明的大背景下,希求返璞归真,寻找精神家园,在一个高级境界上达成心身平衡的内心渴求;“那过去的一切,都将变成亲切的回忆”,“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如何避免以人的异化为代价来换取物质文明的进步,如何在大工业的背景下,保持人类生活中美好的诗意和诗意的美好,这不正是一个世界性的哲学课题吗?作家自觉甚或不自觉地表现了它们,因此,《鞋的故事》就不仅仅是关于鞋的故事,而是具有一种强大的感发的生命和感发的力量。我们在这里认同了某种心态,某种意绪,某种情感,我们内心深处某种骚动不安、聚散不定的东西被它呼唤而出。我们的心被温暖着,我们感到很美。再如我们读《火炉》,同样感到了一种深厚的哲理意蕴。作家之所以视使用了 30 多年的一个旧火炉为知己,是因为它在世态炎凉、人海沉浮中,始终“放暖如故”,保持了坚贞忠诚的品格,而作家的生活态度则是:“对于我,只要温饱就可以了,只要有一个避风雨的住处就满足了。我又有何求!”壮哉!君子居陋巷,箪食瓢饮而不改其志。坚定的操守,朴素的生活,奋斗的精神,正是一切人世伟才所共有的品质。这样的境界和文字都不是轻易能够达到的,是长期磨炼和修养的结果。这一类的文字,都可以说是作家的思想和艺术达到“化境”时的“无心”之作,但虽属无心,纯朴与美丽永存!我们读这一类散文,常能于一草一木、一人一事的描述中,获得对于沧桑人世的无限情思,感情受到陶冶,心智得以启迪,思之再三,回味无穷。

简言之,以《鞋的故事》、《火炉》为代表的一类散文,其美学价值就在于它的深层哲理意蕴和强大的感发力量。它对欣赏和创作均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它冲击了旧有的欣赏习惯,深化了人们对散文强调“立意”的认识,提醒欣赏者不要狭窄机械地理解“立意”,而要站在更高的境界上参悟其中的哲理,以更为开放的襟怀和作家共鸣,在感染兴发的作用下,在大体一致的哲理意向上,创造出属于自己精神世界。即或那是一个乌托邦吧,但世界是你所理解的世界,不是么?另一方面,对创作者来说,强烈的感发力量,甚或是对历史人生不自觉地敏感传达,这一切看似无迹可求的东西,却不可能来自乌何有之乡;无形的意蕴,却是由各种实实在在的因素在日积月累中铸就的——它是创作者的人格学问、阅历生平、认识体验水乳交融流动在文中的一种深厚的理性状态;是创作者的意识(世界观、人生观、美学观)和潜意识在文中的微妙反映。一言以蔽之,意蕴是创作者各方面的修养都臻于“化境”时的表现,而“化境”,就是任意腾挪变化之境,就是艺术家艺术创作的最高境界,要臻于这种艺术创作的最高境界,须要经历漫长的探索和辛苦的耕耘;只要达此境界,艺术家即使无心,其笔下也必然地风起云涌,处处生发着强大的感发力量和深沉的美感。

### 三

对“理”的强调和贯注使孙犁的散文自有一种苍劲的骨力;而与之浑然一体水乳交融的是,孙犁的语言也相应地达到了一种具有典范意义的高级境界。不同风格的文学语言都有各自不同的美感,而孙犁散文语言的美,窃以为突出表现在以“韵”见长上。什么是“韵”呢?宋人范温说:“有余意之谓韵”,韵“盖生于有余”,即所谓“大声已去,余音复来,悠扬宛转,声外之音”。而为了有余,就必须在表现上简易平淡,“行于简易闲澹之中,而有深远无穷之味”,“发纤秣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如果“尽发其美,无复余蕴,皆难以韵与之”<sup>[5]</sup>(第 309 页)。孙犁的散文语言,其高妙卓绝之处,就在于表现形式是简易平淡的,但它却字简而情深,文尽而意远;懂得节制,善于节制,总是赋予所要表现的对象以最为经济恰当的艺术空间,不只典型地反映了生活,而且留白给读者,造成了余意深长,风韵隽永的简约沉郁之美。这是作为语

言艺术家的孙犁透彻认识和纯熟掌握语言这种物质媒介内在特质的结果,是一位运用现代汉语写作的作家,其现代汉语的能力臻于化境时的大家风范。如《母亲的记忆》<sup>[1]</sup>(第122页)的结尾:

一九五六年,我在天津,得了大病,要到外地去疗养。那时母亲已经80多岁,当我走出屋来,她站在廊子里,对我说:“别人病了往家里走,你怎么病了往外走呢!”

这是我同母亲的永诀。我在外养病期间,母亲去世了,享年八十四岁。

这样的语言简而又简,但把人生的大情和沧桑的岁月之感概括尽致,把生命的幸福和悲凉概括尽致——正在得到的,也就是正在失去的;而失去了的,永不再来!这样的语言,简易平淡,而字字有千钧之力,不能不使同样有过人世艰难苦恨的读者感慨系之。再如以《乡里旧闻》为题的那组怀旧记人散文,由于在“作家个人的生活,如不能透视出时代、社会的特点,则以少写为好”<sup>[6]</sup>(第17页)的原则下,经时间和记忆的分析筛选,那一个个富于典型意味的生活片断便以浓酽的乡情,病态的人物,不幸的生活,在旧时代的秋风细雨中,在灰色的社会背影上,交织成一幅封建农村的风俗图画,演出了一台旧中国农民命运的人生活剧,可谓所见者大,而所摄者小,一以当十,繁富出于单纯。再如《晚秋植物记》一文,乍看来全是闲散之笔,不过是记述了几种眼前植物的生长状况、自然情态,平平淡淡,确无深意存焉,但我们只要联系到作家在动乱年代里,亲人生死离散、个人忍辱含垢,而今“老年孤处、四壁生寒”的坎坷际遇,就可以悟到,这几节文字,褪尽铅华,化浓为淡,“行于简易闲澹之中,而有深远无穷之味”,它舍弃了痛苦,而写出了超越于痛苦之上的那种平静豁达的境界,表现了作家与世无争,自甘寂寞的生活态度。寂寞是痛苦的,寂寞又是很美的;这里有一种苦涩的优雅,这里或许没有深意,但这里有字面上全然没有的余意。这表现着作家生活态度和个性气质的“余意”,如芦荡寒烟,弥漫在作家的作品里,形成了孙犁语言特有的迷人魅力。孙犁晚年的散文语言,可谓写一笔是一笔,表现上的简易平淡,恰正造成了耐入寻味的“韵”。我们知道,在语言上,孙犁很推崇唐代的散文,他说:“唐人纪事,一出天然。朴实无华,而真情毕见。作者能用最简练的文字,表达人物最复杂的心理。不失其真,不失其情。读者并不觉得他忽略了什么,反而觉得他扩充了什么。使人看到生活的精华和情感的奥秘。在描述中间,使读者直面事物,而忘记作者的技巧;只注意事物的发展变化,绝不考虑作者的情节构思。这才可以叫做出神入化。文学艺术的主要标志,就是用最少的字,使你笔下的人物和生活,情意和状态,返璞归真,给人以天然的感觉。”<sup>[7]</sup>(第99页)这段话,其实正可以看作是对孙犁散文语言的最好注解。笔者以为,孙犁大师的散文语言,远慕前贤,近追鲁迅,已经达到了自成一家,炉火纯青的高级境界。

通过以上简要描述,我们可以明显看到:由于时代的巨变和生活的前进,进入上世纪70年代末以后,孙犁的创作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不仅表现在文革后他除了写作少量的“芸斋小说”以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散文创作上;还表现在他的创作基调和文字风格迥异于文革前的作品。在孙犁晚年也是一生中最杰出的散文创作中,我们已经很难看到他那优美而又充满抒情意味的秀丽篇章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以深刻的思想为前导,以纯熟的现代汉语为工具,体现着简约沉郁之美的一代文学大师的顶级之作。我国清代著名美学家叶燮把艺术家的创造力分析为“才、胆、识、力”四种因素,而认为四者之中“识”又是首要的、决定性的。孙犁强调散文要以“理”胜,和这一思想是一致的,是完全正确的。孙犁晚年的散文创作,其突出的特质就在于它强调了一个“理”字,知人之深,论世之深,识见之深,大有鲁迅遗风存焉;同时,属辞行文,因“理”的贯注而骨力苍劲,因表现上的简约而风韵隽永。这一切均标志着作家的创作在经历了深刻的人世忧患之后,在深湛的学养功力长期孕育下,进入了思想和艺术全面收获的高级阶段,终于在煌煌文学史上,铸就了自己独具的美学品格。

孙犁于2002年7月辞世,舒乙先生在悼念大师时深刻地指出:“我觉得孙犁是我们国家的大作家。可惜当代的读者对他注意太少,这是由他的文品和人品决定的。不知大家注意这两句话没有,头一句是‘大道低回’,是他的人品,第二句‘大味必淡’是他的文品,恰好把他的人品、文品都概括进去。之所以称他为大作家,就是因为他作品的影响会延续很长的时间,会跨越很多地域,还会跨越国界,到日本、美国、西欧去。我们应该把孙犁推崇为中国20世纪文学的大散文家。他的散文绝不仅是文字的堆砌,绝不是

词藻的集合,有事讲事,非常简短,非常淡雅。这是中国散文的优秀传统,也是现当代文学的优秀传统。孙犁是这种传统非常好的坚持者。”笔者是那样喜爱大师的散文作品,虽然现在或许还不是孙犁的时代,他的创作实绩、作品水平及文学史地位均低于他所得到的世俗评价;但笔者坚信,大浪淘沙,时间是最无情也是最有情的评判者,孙犁大师的散文艺术,定将在未来的文学史上,以其独具的美学品格而熠熠闪光。

### [参 考 文 献]

- [ 1 ] 孙 犁. 孙犁散文选[ M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 [ 2 ] 金 梅, 李蒙英. 孙犁文论集[ M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 [ 3 ] 孙 犁. 远道集[ M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4.
- [ 4 ] 刘金镛, 房福贤. 孙犁专集[ M ].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3
- [ 5 ] 叶 朗. 中国美学史大纲[ M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 [ 6 ] 孙 犁. 澹定集[ M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1.
- [ 7 ] 孙 犁. 耕堂读书记[ M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9.

(责任编辑 何坤翁)

## Discussion on the Art of SUN Li' s Prose

LAI Huaqiang

(Chinese Department, Henan Education Institute, Zhengzhou 450014, Henan, China)

**Biography:** LAI Huaqiang (1957-), male, Professor, Chinese Department, Henan Education Institute, majoring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bstract:** In the 20 years from 1970s to 1990s, SUN Li published ten volumes of prose. These writing established his firm status of art master. In these splendid writings, SUN Li brought forward a new point of view and put it into practice that the essence of proeses lies in “reason” instead of “verse”, and he established predomination of “reason” among all the elements involved in prose writing. The stress and representation of “reason” founded the outstanding particularity in SUN Li' s prose in his senectitude. Meanwhile SUN Li' s language art reached a high ambit of a kind of nonesuch meanings. The author is convinced that although now it is not the era of SUN Li' s, the inditing of prose in SUN' s senectitude must be a dazzling star by his unique aesthetic characters in the river of literature history of tomorrow.

**Key words:** art of prose; reason; rhyme; aesthetic characters